

(上接第14版) 她的作品表现出农民的智慧,对生活的接受和理解,充满诚实的自信和力量。

草白的作品跟干亚群的作品有相似之处,她们都是写乡村,都写到了自己生长的家庭和环境。草白的文学感觉特别好,有的句子很打动人,比如“所有人睡着了的时候都显得年轻”,这种生活中的小细节,她能观察到且表达出来。她还写下“我感觉自己的人生完全被这些哭摧毁”,内心的感触用很恰当的语言表达了出来。她的情感非常细腻,心灵敏锐,认真地体会身边的一一点一滴,体会世态炎凉。她的作品表达出一种特殊的生长经历,构建出一个由特殊环境造出的特殊个性和自我的世界。

赖赛飞的作品也具有疼痛感,她特别敏感,把跟母亲的关系和自己内心的纠缠写得很到位。赖赛飞的散文写的全是感觉,基本没有情节和细节,她的爱恨情愁都在这些感觉里面。我特别喜欢赖赛飞笔下的一些词句,比如“每当太阳古老赤裸的灯盏被人提走”,等等。但我认为,她的写作还是缺乏跌宕,比如《第四种痛感》,文章非常长,但是缺少跌宕起伏。同时要指出,写作不能光顾自己的感受,完全不顾及读者的感受。

帕蒂古丽的作品虽然很多写的是个人和身边的经历,但她能够跳出来,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里来书写,这个

视野不光是立足中国,还延及世界。她的作品都有自己的思考,一个作品前面可能写了情节和细节,但这些情节和细节背后一定有深度、有作者的用意,这使得她的作品开阔,深刻,大气。读者为什么喜欢她的作品?第一是新鲜感。其次,她的作品中有几种民族优秀文化的融合,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民族优秀的传统表露出来。在汉语文化里,帕蒂古丽没有忘记母语的先天优势,又把汉语文化中那种好的表达方式和技巧融入其中。

苏沧桑的创作汲取了中国古代散文和当代小说、散文的精髓。每一种文体都有优秀的代表作,苏沧桑能把这些特点和优点较好地吸收在自己的创作之中,并且加以改造,成为自己的创作特点。

对于五位女作家的写作,我有一点建议,希望你们在表达个人生命感受时,不要停留在倾吐个人对生活、对家庭、对村庄的感受上,不要仅止于一味地表达自己,而要从读者的角度去思考,如何让他们在作品中找到共鸣。此外,一部作品重要的是要有高的境界,作家要学着把传统散文里的优秀因素拿过来,再多读一点东西。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的作家想要再更上一层楼,可能比刚开始写作时还要艰难。我希望五位女作家不光自己写得好,也能承担起推动中国散文不断上升到新境界的责任。

邱华栋



自宋以来,尤其是北宋、南宋时期,浙江出现了一大批写作闺阁体散文的作家。这一派经过明清一直延伸到中国现当代,可谓源远流长。本次研讨的五位女作家就是自宋代以来中国女性写作巨大长河上新浪花,巨大枯藤上新枝丫,巨大树上新的花朵。总体来看,五位作家识别度高,个性突出,而且各有其美。

苏沧桑的写作视野开阔,很多作品追求美、追求真、追求灵性、追求大气,用一句话形容,就是“万物皆入,万语皆出”,这在当代女作家家里是很少见的。她的新作《纸上》实现了一个超越,把庞大的知识谱系放进散文写作,是一部知识性和趣味完美结合的作品。

帕蒂古丽的作品识别度非常高,在跨文化、跨语言的写作层面上为当代散文提供了一种新鲜经验。世界文坛上,有这样一种情况,尤其是在英语文学中,有一类特别丰富的文学作品,是别的民族、种族的作家写作的。帕蒂古丽的作品中有自觉意识,试图表达生命的沉重感,《被语言争夺的舌头》可以看作是她的散文代表作。

赖赛飞的作品首先是在题材上有贡献,她写海岛、海洋,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独特文本。她的作品有种沉郁的调子,沉郁中带着更深沉的忧伤,仿佛阴暗的乌云下海水不断地冲击着海岸,令人们的内心发出对自然和生命的深深感叹。叙述语调是她写作最富特色的地方——沉郁、细碎、忧伤,带着女性的博大,但同时还有光芒。

干亚群的作品《屋檐下》《草语》《介入》《空缺》《世间的盐》,风格都不一样。她创作的最大特点是有节制感,善于从日常生活出发,发现其中的小细节,有温度又有情怀,同时有节制,对于语言和篇幅的控制力都很好。比如《世间的盐》中写到的老曹、老王、杨师傅,这组人物形象很有意思。对于她的写作,我有个建议,干亚群在卫生局工作,接触到的医院比较多,这是一个极其独特的环境,那里能观察到非常极端的人生理和心理上扩大的、复杂的表象,如果干亚群能够转换写作题材,在医院这个题材上书写一些个人的经验,把它挖掘出来,这将是干亚群独特的写作财富,是别的作家不具备的。

草白的很多散文是典型的小说家散文,她特别懂得掌握叙事的节奏和控制读者的心理。可以看得出,草白希望写跨越文体的作品。在未来的写作中,文体或许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在写作内容上,草白善于把隐秘的人生经验通过某种方式释放出来。她有一篇散文专门谈到了对疤痕的重视,通过疤痕不断地释放、扩大,成为她整个散文写作的一个象征,她在寻找生活中的疤痕,把它作为生命成长过程中突如其来的、无法拒绝的命运坎坷,探讨怎样去修复它、正视它、观察它,直到接受它。

周晓枫



苏沧桑的文字确实有南方之美,有湿润的、细腻的、动情的、清畅的、灵动的、柔润的光芒。一些木器表面不光滑,有木刺,令人觉得不舒服,但苏沧桑的文字就解决了这些问题,像打磨得很光滑的木器,非常养眼。把你的作品概括为“既沧桑又美丽”是非常准确的。比如写工匠,她的文字很柔韧,像生长在淡水和咸水之间的一种芦苇,有来自对日常生活的提炼,在这种提炼的过程中,读者看到她从柔韧的南方女性视角出发,去尝试拓展更大的视野,通过题材的改变带动题材处理方式的变化,整个过程就像一条溪水想把自己变成河流,然后再变成海。

帕蒂古丽的作品很多是关于特殊的文化碰撞和身份撕裂的问题的,能够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粗颗粒感,还会把生硬的、顿挫的、混沌的元素带入文字。这种过程是对自我的一种发现,对关系的发现,对他人的认识。她以一颗不被文化束缚、也不被征服的心去感受世界,这种写作很有力量。

干亚群和赖赛飞各有各的好,但两人在创作手法上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干亚群的写作视点有时缺乏变焦,全是在一个中景的距离里写,不太移动。体现在她的作品的时态,比较多地用过去时态,或是总结式的书写,这种等距、等焦的写作会造成读者在阅读上的疲惫。她的写作中有读者很不容易发现的细节,但是同样的匀速的表达会使得这些细节淹没其中。

赖赛飞的问题也是如此,她写了大量的关于海洋的作品,也写人与海

洋、人与人的关系。她的文字中那些难以描述的、形而上的东西都很动人,可是在实现手法上,文字的肌理是一致的,没有变奏。赖赛飞在抒情中切入叙事,叙事中加入抒情时,缺少前面的附着物。比如我们跳马的时候,前面的垫板是硬质的,而不是海绵,因为海绵会影响人腾起的高度。而在写作的时候,也需要这样的铺垫。

草白作品的凝练和别致让我非常意外。她很好地控制了悬念和特写,在处理写作素材方面有自己的想法,这也许是多年小说训练给她的一种技术的准备,令她具有对人物和自我的认识和开掘。草白写的父亲形象非常好:一个本来在身份上应该是长辈的、但在女儿回忆里更像一个孩子的父亲,很难提炼出一个形容词来概括作者的情感走向,她在回忆起父亲时有麻木的,有痛感的,也有超出血缘关系的对生命的复杂的体验。草白写哥哥,写母亲,写父亲做风筝,都让人印象深刻。她写父亲过世之后,写坟墓,其实是因为隔阂显示出天然的冷淡,看似冷淡,其实是人之常情,这些都非常动人。但部分文章的收尾表现不好。就像自由体操,无论运动员的翻转高度和旋转难度有多高,最后落地时站稳就能加分,没站稳就要减分。

武歆



我对这五位作家写作总体的印象,是她们对“我”的审视恰到好处,用更加巧妙、更加艺术的方式来渗透“我”的情感。另外,散文写作应该具有“侵略性”,五位作家在这方面都有尝试。

苏沧桑的《纸上》有四个特点,一是历史与现实的同化,二是个人心绪巧妙进入他人,三是时空转换自如,四是细微之处感人。历史与现实的同化,文中朱家两代人的故事就是如此。个人心绪进入他人,她把自己的一些海岛生活的经验,非常巧妙地放在她所写的人物身上。她写手的白,说它跟塑料的感觉一样,令我震撼。美国作家斯蒂芬·金有一句话,说文学作品应该具有人身攻击的效果,应该惊到你、吓到你,应该是玻璃上的裂痕。我觉得苏沧桑的写作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帕蒂古丽的写作是维吾尔族血液,汉语表达。她的叙事特点是在不断发问中推进叙事。她的视角貌似狭窄,写家庭、亲人,其实是在向内中不断呈现向外的景象。她找到的切入点非常好,就是文化与故乡的交错点。对于她的写作我有一个小建议,她的叙述密度有点大,叙事节奏不停歇,我觉得写

作应该有节奏感,就像朗诵一个作品,要考虑到呼吸的节奏。

散文书写日常生活很难,而干亚群的作品几乎都是在书写日常生活,但其中能看到一种力量,一种隐藏很深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哪里?来自耐心的叙事。干亚群的叙事非常新颖,还有丰饶的细节,由这两点支撑起思想的意蕴。她的散文《草语》写人和草的和谐,最后老人依着草睡着了,非常打动我。

赖赛飞的散文中有些是游戏式的,还有些是读书笔记式的,这开阔了散文的边界。尤其《小岛上小厨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初看草白的作品,以为作者是面目冷峻,嘴角和眼角都特别刚硬的男孩,没想到她是一个特别羞涩的女孩。好处不说了,提一点建议。《深渊》第三小节大量引用《聊斋》里的《拆楼人》,感觉有一点突兀,破坏了叙述节奏,而散文的节奏感是非常重要的。